

六十年的「考試」

汪金友



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，當中共中央首長的車隊就要離開西柏坡，遷入北京的時候，毛澤東與致物地地對大家說：「今天是進京的日子，我們是進京「趕考」嘛！」幾個領導聽了都笑起來，周恩來說：「我們都應當考及格，不要退回來。」毛澤東抬頭望着眼前崎嶇不平的山路，堅定地表示：「退回來就失敗了，我們決不當李自成！」

六十年的「考試」，從此便拉開序幕。「考生」是黨員幹部，「考場」是執政領域，「評卷老師」則是廣大的人民群眾。

六十年間，雖然「考生」換了一批又一批，「考場」換了一個又一個，「考試」卻從未停止過。而且越來越複雜，越來越公開，越來越嚴格。無論是誰，你若喜愛自己的價值，你就得給世界創造價值；你若想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，你就得交上讓人民群眾滿意的答卷。

一種是錢場上的「考試」。從一開始，金錢便與共產黨的幹部展開了激烈的較量。一個要讓你沾上銅臭，一個要自己保持純潔；一個想方設法要把你變得跟舊官僚一樣，一個要自己保持純潔。一個想不設法要展示共產黨人的高尚光節。多數人，百擊不倒，百考不衰，取得了優異的成績；少數人，百擊不迷心竅，失足落水，被時代的大潮淘汰。劉青山、張子善便是其中最早也最典型的代表。這也改變了作家的筆名：「金錢是個魔鬼，它改變了人的性格，它誘惑着人的慾望，它埋葬地、無情地破壞着人和人的淳樸關係。」災禍就存在於金錢之中，失敗就隨着它而敗。可惜至今，仍有一些「考生」仍沒有明白這個道理。

一種是官場上的「考試」。千里做官為什麼？有人回答：「有人回答：『有人回答：是為了更好的為人民服務，有人回答：是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，有人回答：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。』」不錯，這些答案都是很優秀，起碼也能「及格」。但這裡的「考試」不是看你怎麼說，更重要的是看你怎麼做。有些人準備了兩套答案，一套是嘴上的答案，紙上的答案，專為給別人看的答案，另一套是心裡的答案，行動的答案，見不得人的答案。他們跑官、買官、升官、做官，完全為的是級別、待遇、面子和權力。一朝權在手，便把私來謀。直到有一天，藏在身後的檔案被人發現，才會後悔不迭。

一種是市場上的「考試」。市場也如戰場，戰場考的是能不能戰勝敵人，市場考的是能不能抓住發展機遇，造福一方百姓。你在一個地方官一任，卻仍然面貌未改，江山依舊。經濟增長緩慢，民生困難重重，大批人員待業失業，能算是「及格」？市場的考試也是能力和政績的考試，不但要有膽子，而且要有點子，不但要有激情，而且要有技巧。套用過去的話說：「當官不為民謀福，不如回家賣紅薯。」

還有一種是情場上的「考試」。建國初期，徐海東將軍見了熟悉的幹部就要問三條：「政治上犯錯誤沒有？經濟上有貪污沒有？同老婆離婚沒有？」這第三條很有意思，也很重要。如果現在我們問一下某些幹部：「包二奶了沒有？養情婦了沒有？找小姐瀟灑過沒有？」若如實回答了，肯定會有不少人會考「砸鍋」。鄭州市委書記王璋分析說，肯定會有不少人會得出一個結論：「百分之九十五的貪官都有情人。」因有權而「好色」，因「好色」而貪錢，這也是新時期貪官最顯著的一個特點。

六十年的「考試」，考出了很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公僕，也淘汰了不少以權謀私的落伍者。這種「考試」，仍將繼續和延伸下去，而且會更加科學，更加嚴肅，更加規範。

告別大公報感懷

己丑中秋 烏寶貴

八年前，我偶過機緣，來到大公報工作，深感榮幸；今將離去，心緒萬端，聊述五言八句，略抒已懷。

今生得機緣，有幸來大公。
彈指八載過，依依不捨情。
水流心不歸，雲舒意在胸。
征帆萬里歸，京華啟新程。

每天穿西裝打領帶，在都市裡穿梭，在辦公室忙碌，但收入不高，積蓄不多，升遷無望，這正是被稱為「窮忙族」的白領人士的真實寫照。有人戲言，「窮忙」比「月光」更窮，比「勞模」更忙。而且，遺憾的是「窮忙」雖「日理萬機」，但卻「錢途」無望。

「窮忙」在內地白領中成為流行詞只是近來的事情。先是《窮忙族》一書從日本引進，後有本土書籍《炮打窮忙》出版，白領紛紛對號入座。

據了解，「窮忙族」最早出現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美國，指拚命工作仍然無法擺脫最低水準生活的人們。

《窮忙族》作者門倉貴史為「窮忙族」下的定義是：每天繁忙地工作卻依然不能過上富裕生活的人，而《炮打窮忙》則把「窮忙族」比喻成「驢子」：忙碌在磨盤旁的驢子，日夜不停地忙碌，得到的卻永遠只是一捆乾草。

而最近內地網友則為「窮忙族」開列出了這樣一份「窮忙功能表」：一、一周工作超過五十四小時，但看不到前途；二、一年內未曾加薪；三、三年內未曾升職；四、薪水很低，到月底總是欠薪；五、積蓄少，無力置產；六、工資不低，但花錢很大手筆；七、收入不低，但內心沒有安全感；八、忙得團團轉，一停下來就有罪惡感；九、白天工作，晚上回家還得工作；十、老是計劃幹一番事業，但總是忙不完手裡的事情。據說在上述十項內容中，如果有三項或三項以上與之相符，就屬於「窮忙族」的一員了。

《窮忙族》的中文編輯袁某說：當我第一次聽說「窮忙族」這個詞的時候，彷彿真的「找到組織」了。而讓袁某意外的是，在討論書稿的時候，他的領導也認定自己是「鐵桿窮忙族」：孩子還小，未來的開支無法預估；老人身體欠佳，照顧老人成了重要的家庭任務；工作更是五味雜陳，難以盡數。

「我在上海打拚多年，到了談婚的年齡，仍住在每月一千五百元租金的出租屋裡。」在媒體工作的楊某說自己是不折不扣的「窮忙」，每月的收入一半交給房東及水電煤、交通，一半用來應酬和交際，根本無法積蓄，就連想做「房奴」和「車奴」都沒資格。

為業績奔忙，為飯碗擔心，為升遷憂慮，為車子、房子、子女的教育費勞作……當這些職場人士接觸到窮忙的概念後，認同感使他們很快便找到了自己的「隊伍」，踴躍加入其中。

對於「窮忙族」，專家指出，自身缺乏規劃安於現狀是他們最大的弱點。當前，富人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，有多餘時間吸收新知，懂得多管道投資、累積財富，閒暇時還能考證照，念EMBA，加強專業能力，升遷更迅速；而「窮忙族」還停留在勞動時代，忙於處理事務性工作，對公司產值貢獻不大，薪資水準無法和付出成正比，他們為了養家糊口，甚至要兼好幾份工作，沒有時間投資自己，到最後形成惡性循環。

專家建議，要想擺脫「窮忙」，沒有什麼簡便易行的妙法，只能靠自我救贖，需要從理念上進行一次脫胎換骨的更新。首先，要客觀評價自身能力，知足常樂，不要讓高標準給自己徒增煩惱。其次，做好符合自身特點的職業生涯規劃。最後，要保持終身學習和發展的觀念，學會科學理財，不盲目與人攀比，這都是擺脫「窮忙」必不可少的招數。

天上版《西遊記》

劉陽



大家都知道，貞觀十三年唐僧出發去西天取經，至貞觀二十七年功成而回，共歷時十四年。然而，這只是地上版《西遊記》而已。第八十三回太白金星說：「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。」照此換算，地上取經走過的十四年，僅僅相當於天上十四天。我忽然發現，就在這區區兩星期時間裡，還有一部平行上演着的、猥瑣的天上版《西遊記》呢。

不信，請你掰手指來數——

平頂山蓮花洞，捉住唐僧一心要吃他肉的金角大王和銀角大王，原來是太上老君家看守金爐銀爐的童子，趁老君鬆懈管教，偷了盛丹葫蘆和盛水淨瓶等法寶來下界為妖。無獨有偶，金兜洞那連水火都用一個圈兒給灑灑套了去的兇大王，也是太上老君的坐騎，趁看牛童兒打盹，偷了老君的金剛琢，私自下凡興風作浪。

陷空山無底洞，化作美女抓走唐僧的金鼻白毛老鼠精，曾在靈山偷香花寶燭，乃雲樓宮托塔李天王的義女、哪吒三太子的義妹，一家親。

碗子山波月洞，先綁走寶象國百花羞公主為妻、繼而把唐僧誘到手的黃袍怪，面目猙獰，開了半天，卻是南天門二十八宿中的奎木狼。

玉華州竹節山九曲盤桓洞，把唐僧師徒和州王父子擄去的九靈元聖，是妙善宮太乙天尊的九頭獅子坐騎，獅奴酒醉睡著，它鑽個空子，下到凡間為非作歹。

比丘國，一番妖言惑得糊塗國王以小兒之心治病的妖怪國丈，是肉頭壽星的白鹿腳力，壽星與東華帝君下棋太過專注，不防其溜下界去為妖。

黑水河的龍龍怪，強佔河神府宅，也把唐僧師徒一陣風捲去，緣何仗勢行兇？原來他是西海龍王敖順的外甥，他舅舅還以為他在此養性修身呢。

天竺國的假公主，原是廣寒宮中的玉兔，趁嫦娥不備，暗自偷開玉關金鎖，下到凡塵惹出一場禍來。小雷音寺中，裝成佛祖誑騙唐僧師徒入內，用一副金箍把孫猴子捆得苦若黃眉老怪，乃彌勒跟前司磬的黃眉童子，趁彌勒三月三日赴元始天尊宴會，偷了人種袋和敲磬槌下界成精。

通天河裡，設計讓唐僧掉進冰中的鯉魚精，是南海觀音菩薩蓮花池裡養大的金魚，每日聽經，煉成手段，把一枝未開的菡萏變成兵器，趁漲潮逃來此地為妖。

烏雞國，把國王推下井去淹死、自個兒改頭換面做了三年假烏雞國王的妖道，是文殊菩薩座下一頭青獅。

黃風嶺上，一陣風吹得大聖睜不開眼的黃毛貂鼠精，原是靈山腳下的得道老鼠，偷了琉璃盞內清油逃走，釀出一場災來，直到被靈吉菩薩用定風丹收伏。

最熱鬧的還屬獅獅洞，那三個兇兇魔頭，青獅、白象乃文殊、普賢二菩薩的坐騎——好玩的是青獅已二度下界為妖。至於大鵬金翅怪，來頭更大，喚作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，和如來還沾親帶故呢。

夠了。引到這裡，已足以勾勒出天上版《西遊記》的混亂不堪：短短十四天裡，神仙界居然一連發生了十三起非法性不良事故，幾乎一天一起！這些高頻率發生的、大同小異的事故，基本罪行只有一條：僕人趁主人不注意而逃下界去，或佔山為王，或下海作怪，雲來霧裡，飛沙走石，都往清平世道撒一陣陣狂風惡浪。而造成這些罪行的共同根源，則是神仙主人們平時疏於管

教和防範。

我們看到，這些妖怪，每當被孫悟空趕得走投無路，最終幾乎都能及時迎來自己的神仙主人，把自己給收回家去。接下來怎麼著了呢？

天上的街市依舊太平。像沒發生過什麼事一樣。可以想見，昨日嫦娥仙子剛下凡收伏玉兔精，今天兔子又在廣寒宮的草地上悠悠吃草了。好像，除了奎木狼被玉帝沒收金牌、罰去給太上老君燒火，「有功復職，無功重加其罪」外，就沒看到其他犯了事的神仙主子們被記過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後來在玄英洞，奎木狼下界幫悟空八戒制服了三頭牛精，大功一件，想必在天界已迅速官復原職了吧。選按那個換算法，唐僧從波月洞到玄英洞走了近十天，奎木狼從丟官到復職顯然只花了近十天。再說，你玉帝只知道罰奎木狼去太上老君幹活，可論起罪來那老君要遠甚於奎木狼（童僕坐騎各下界為妖一次），卻怎麼不見玉帝罰太上老君？

一句話，在人間作過孽犯過事的妖怪，只要原籍屬於天上，那麼等恢復前身後基本都逃脫了法治，重新優哉游哉去也。

這我就看不懂了。想當年，八戒沙僧也是天上的神仙：天蓬元帥和捲簾大將。他們倆，一個酒後調戲嫦娥，一個在蟠桃會上失手打碎琉璃盞，立刻就被玉帝貶下界來受苦受難。同樣是神仙，同樣違反天條，為何待遇竟如此懸殊呢？難道只因八戒沙僧得罪的是既得利益者，而非弱勢群體？

於是，回過頭看唐僧，包括聰明的孫悟空，我忽然從心底裡滋生出一絲可憐來：你們四個，兀自在地上挑擔牽馬艱難走着，時不時被妖怪捉去，十四年走得提心吊膽，盡盡皮肉之苦，殊不知天上，因管教屬下不嚴而導致這些災難的神仙們一轉身就安之若素，大搖大擺逍遙法外，壓根兒就沒人為你們的疾苦而買單呢！

我們該怎麼寬慰唐僧這顆總在糊塗中不停受傷的心？想來想去，只能做某名人送他一句話——「誰叫你不幸生在了地上？」

都市「窮忙族」錢途無望

文佳

「我在上海打拚多年，到了談婚的年齡，仍住在每月一千五百元租金的出租屋裡。」在媒體工作的楊某說自己是不折不扣的「窮忙」，每月的收入一半交給房東及水電煤、交通，一半用來應酬和交際，根本無法積蓄，就連想做「房奴」和「車奴」都沒資格。

為業績奔忙，為飯碗擔心，為升遷憂慮，為車子、房子、子女的教育費勞作……當這些職場人士接觸到窮忙的概念後，認同感使他們很快便找到了自己的「隊伍」，踴躍加入其中。

對於「窮忙族」，專家指出，自身缺乏規劃安於現狀是他們最大的弱點。當前，富人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，有多餘時間吸收新知，懂得多管道投資、累積財富，閒暇時還能考證照，念EMBA，加強專業能力，升遷更迅速；而「窮忙族」還停留在勞動時代，忙於處理事務性工作，對公司產值貢獻不大，薪資水準無法和付出成正比，他們為了養家糊口，甚至要兼好幾份工作，沒有時間投資自己，到最後形成惡性循環。

專家建議，要想擺脫「窮忙」，沒有什麼簡便易行的妙法，只能靠自我救贖，需要從理念上進行一次脫胎換骨的更新。首先，要客觀評價自身能力，知足常樂，不要讓高標準給自己徒增煩惱。其次，做好符合自身特點的職業生涯規劃。最後，要保持終身學習和發展的觀念，學會科學理財，不盲目與人攀比，這都是擺脫「窮忙」必不可少的招數。

藕餅噴香

秋風起

(攝影)紫楓



蓮藕是道備受人們歡迎的水生蔬菜。每到蓮藕大量上市的秋季，在我們這兒，家家戶戶都要做好些麵類菜餚，其中最受人們歡迎的當屬藕餅。北方人常說，舒服不如躺着，好吃不如餃子。餃子屬於葷素搭配型的美食（全葷全素的極少），關鍵是有餡，且是餡多；同樣，藕餅也具備了餃子的優勢，是故藕餅在我們這兒，受歡迎的程度不亞於北方人的水餃。

藕餅又叫藕夾，就是在兩片藕之間塞上肉泥，外表裹以麵粉，用油煎成的食品，有點西安肉夾饃的意思。藕餅雖然好吃，就做起来麻煩，一般的飯店嫌費事，不做。通常要飽口福，只有自己做。

要做好藕餅，首先是選藕。藕梢和藕尾都不要。藕梢太嫩，水嫩嫩的；藕尾則老，筋絲絲的。只要中間的那一兩節藕，還要拳粗的。所選的藕要一般的粗細，整齊劃一，這樣做成的藕餅才漂亮。加工時還要將蓮藕外表的老皮剝掉，以保證品質。削後的藕，白淨細膩，漂亮悅目，能讓人產生許多美好的聯想。切藕時，要兩片一組，兩片之間有一點點的相連，每片藕的厚度僅似硬幣一般。藕片切好了，還要在其間塞上肉泥。這肉泥跟做餛飩肉一樣，最好要細點，碎點。有的講究的人家，還要在肉泥之中加點蝦仁和筍丁。更有甚者，還要加放些許蟹黃。這都極大程度提高了藕餅的檔次，當然口味更好了。這說明人們對生活和美味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。塞上肉泥的藕餅，再裹以一層薄薄的麵糊，就可下鍋了。

藕餅一下油鍋，立刻一股誘人的香氣便滿屋飄溢。這香裡不僅有肉的香，也有藕的香，麵的香，還有油的香。這幾種香既有層次，又有機地組合在一起。厚實而不單薄，實在而不纏綿。這香不需借助任何外力，全憑自身強勁的力量。它是纏着你的味覺而來的，令你滿足又陶醉。不覺之中，令你嘴角垂涎。

有點要交代的，煎藕餅只宜文火慢工，心氣不能急躁，否則物極必反。古語云：「相馬以與，相士以居。」此話意為：考察馬的腳力，讓它駕車，是優是劣，一目了然。考察一個人的性格與品行，則要結合和重視平日的言談與舉止。大凡舉止謹慎沉着者，必能成大事。你別小看這煎藕餅，也可看出各人的大致情況。這是做了假，賣不了乖的。小事做不來的人，怎能委以重任，又怎能有大作為。

就食品而言，通常剛出鍋，剛出爐的最得其味，也最好吃。燒餅、油條是這樣，煎餅、麵包是這樣，各種菜餚也是這樣，藕餅當然也不例外。剛出鍋的藕餅，外表焦黃酥脆，內裡綿軟鮮嫩。咬上一口，噴香。這不僅是口舌之香，並一直香到你的骨髓裡。揚州人形容某種食物好吃，便誇張地說：「打三個嘴巴都捨不得丟。」這話一點都不誇張。每做藕餅，每逢出鍋，我都要一飽口福。

做藕餅較為費事費力，不宜單幹，只宜集體勞作。每做藕餅，最好是全家總動員。這樣既有分工，也有合作。一家人圍坐在一起，邊看電視，邊聽音樂，間或漫無目的地說笑。這樣既有了一種娛樂，又交流了感情，人也放鬆。就在談笑之際，不知不覺之時，時間悄然流逝了，藕餅也做好了。為「一勞永逸」，每做藕餅，我們均要做好多。一則細水長流，慢慢享受；二則饋贈親朋，廣結善緣。常言道，送人玫瑰，手留餘香。送人玫瑰，播種的是友誼；手留餘香，收穫的是快樂。如今正大力構建和諧社會，此等快事多多益善。

滅燭看家書

馬斗全



疑難是故作。在官家的蠟燭下看一家書，有何不可？其實這還是不了解古人。《曲洧舊聞》所說的「不敢」，並非官場戒律規定不許在公家燭下看家書、違者必懲，而是「畏清議」。所謂「清議」，不過人們閒來相互談話的議論，類似於如今所說的他人看法或社會輿論。官員希望為自己保持一個好名聲，不願意讓人說自己的行為有不當之處。當時又每有「厚風俗」之說，即指養成好的道德、習慣、風氣。因重道德、畏清議，古時的官員一般都能清廉節儉。俸祿以外不可能有灰色收入，所以數有離任回家時無物壓船而放幾塊石頭者，還有赴任時騎馬而來、卸任時騎驢而歸者，更有死後無錢安葬者。《曲洧舊聞》還記載宋仁宗之「儉德」。這位皇帝，不喜穿新衣，總是穿洗滌過的舊衣服。有的衣服隨破隨補，補了好多補丁，也不換一件新的，皇上如此，則當時風氣可知，「凡命婦人見，皆以盛服為恥。」一次在講筵，因天熱而君臣皆持扇，群臣因宋哲宗「手中獨用紙扇」而稱

如今的讀者，一看本文題目，難免疑惑不解，滅了燭黑暗中如何看得見紙上的字？或者想到當是有什麼隱私乃至貪污納賄的勾當而暗地裡偷偷去看。無法理解，這是因為「時代不同了」的緣故。「滅燭看家書」在北宋時應該是一句流行語，起碼為官場的流行語，見於北宋朱弁所著《曲洧舊聞》卷二：

祖宗時，州郡雖有公庫，而皆畏清議，守廉檢，非公會不敢過享，至有「滅燭看家書」之語。

這條記載是說，宋朝初期，地方官員皆能清廉節儉，其所掌管之公庫雖有錢物，但都不敢逾分享用，以至有「滅燭看家書」的話，意思是說，公家事務完了就應該熄滅蠟燭，而不當用公家的蠟燭來看屬於個人私事的家書。

明白了「滅燭看家書」之意，今之讀者一定會覺得古人實在過於謹慎小心，不免呆板可笑，甚至懷

毛澤東像章

季旭東



許多像章的工藝與觀賞價值是很高的。零點五厘米的直徑多在兩到五厘米之間。若按形狀分，像章多以圓形為主，也有長方形、正方形、菱形、梯形的、扇形以及不規則形等。就用途而言，除了胸前佩戴的流產產品外，還有放在桌子上的台章，掛在牆上的壁章等。這類像章的尺寸都較大，往往在十厘米以上。

在金屬像章的質地有金屬的與非金屬的兩大類。在金屬像章中，以鋁合金質地最為常見，其次是銅質的、不鏽鋼的等，也有少數銀質的。非金屬的像章以塑料和有機玻璃的為多。這類像章又分為真空心的兩種。此外，還有各地各單位以自己能方便獲取的材料製作的竹、木、陶瓷及搪瓷質的像章等。當然也不乏以金屬與非金屬材料結合起來製作的混合型像章。

毛主席像章的畫面主要是毛澤東正面或側面（側九十度或四十五度）頭像，也有毛的半身像或全身像。前者有毛去安源、後者如毛視察農田等。也有毛澤東像加文字「毛語錄」的。至於畫面中毛澤東的着裝，則既有軍裝也有中山裝的。還有一些較為奇特的像章，例如塗有螢光粉的夜光像章，裝有彩輪的動態像章等。總之，那時像章的式樣可以說是千姿百態、五顏六色。

毛澤東像章熱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發生而急劇降溫，後來甚至出現了一個大量處理像章的階段，成千上萬枚像章被三文不值兩文地賣給了廢品回收站。一時間毛澤東像章猶如被打入了冷宮。然而時過境遷，那些倖存的像章如今在收藏市場又變得炙手可熱了，據說一枚極品像章可以賣到好幾萬元人民幣呢。

對於毛澤東像章，要是撇開當時的政治背景和其本身蘊含的政治內容，僅從它們作為一種工藝品，因為當時有很多軍民都把像章的熱情與智慧傾注在了像章上，所以有換幾枚或幾枚換一枚，這得視交換雙方像章的品而定。

在當時，人們獲得毛澤東像章的途徑大致有以下幾條：一是單位發放（只收材料費，約幾角錢一枚）；有製作能力的單位自製自發；無製作能力的單位則請法脫皮向別人索要；四是（在出售像章店裡買）那時買像章不能說是買，得說請（不過從商店裡獲得的像章鮮有高貴的）；五是那些求索無門且膽大妄為者使用的「一招」：從別人胸前硬拽。因此人們出門在外時只戴著像章，而將高貴的用於收藏、饋贈或與別人交換。交換時可以是一枚換一枚，也可以是枚換幾枚或幾枚換一枚，這得視交換雙方像章的品而定。

賀，以為「君儉則國富，國富則民富而壽」。是皇帝也在乎「清議」也。

「滅燭看家書」，如今已不為國人所理解甚至覺得可笑，卻是可以理解的。因為此等小事大千百倍的「過享」早已司空見慣。樓堂館所及轎車，極盡豪華。公款吃喝，更是世界第一。遊山玩水、出國旅遊，乃至嫖妓、包二奶，也可從公款中開銷。至於賣官鬻爵、貪污受賄，贓款數額越來越大，就更不用說了。法不責眾，紀律法規已不起作用，至於民眾的看法，則更是不必考慮。以至多年來已陷入越腐廉廉越少、越反貪貪越多的怪圈。所不同於古時的是，如今不稱官吏而稱「公僕」。

滅燭看家書的那些宋代官吏，如果地下有知，看到現今的公僕們如此揮霍百姓血汗，真不知會驚異到何種地步。尚儉德的那幾位封建皇帝，更是如《曲洧舊聞》所記某人談今昔之感時所云：「不知云如何也！」

徐永清